

只为你钟情

ZHI WEI NI
ZHONGQING

心字香 萧漫 悬苑  著



他眷恋她的体温，仿佛热病，趋近，追逐，
锁在身边，一点点吞噬……

金灿灿的**青春**，明晃晃的**爱情**，让人眩晕的**呢喃**。
爱情是一首诗，而遇见你是这首诗里**最优美的旋律**。

ZHI WEI NI ZHONGQING

只为你钟情

心字香 萧漫 悬苑 著

第一章 他的少年 /001

第二章 如果我不听他的话怎么办 /010

第三章 他会不会对我好一点 /020

第四章 想要在一起 /025

第五章 他离开我的地方 /033

第六章 最不应该听到的话 /040

第七章

第八章

第九章

第十章

第十一章

第十二章

第十三章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只为你钟情 / 心字香, 萧漫, 悬苑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219-07541-8

I. ①只… II. ①心… ②萧… ③悬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90602 号

监 制 彭庆国
责任编辑 庞 睿
责任校对 周娜娜
封面设计 李彦媛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网 址	http://www.gxp-ph.cn
印 刷	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30mm×1050mm 1/16
印 张	19
字 数	240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10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10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7541-8/I·1409
定 价	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我在时光中等你

- 第一章 她的少年 /003
- 第二章 如果我不听话你怎么办 /011
- 第三章 你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/020
- 第四章 想要在一起 /025
- 第五章 铁轨通向的远方 /033
- 第六章 最不应该听到的话 /040
- 第七章 远不得近不得 /045
- 第八章 请原谅我不成熟 /052
- 第九章 想跳舞的那个她 /066
- 第十章 让你知道的我爱你 /074
- 第十一章 幸福的最末点 /079
- 第十二章 二十岁的他 /086
- 第十三章 在时光里等待 /092

伤城错爱

楔子 /103

- 第一章 一见里的钟情 /106
- 第二章 听说他们是在恋爱 /117

CONTENTS

第三章 你不是你我不是我 / 132

第四章 往事重演 / 143

第五章 七年后的告白 / 154

第六章 爱是什么我不知道 / 163

第七章 我知道他不爱我 / 170

第八章 如果重来的话 / 178

番外一 地老天荒 / 186

番外二 嘉生旧事 / 191

谁的爱情如烟花

第一章 失恋的人你伤不起 / 203

第二章 那个脏兮兮的女生像小可怜 / 212

第三章 可惜不是你 / 220

第四章 她有时候很邪恶，有时候又很仗义 / 230

第五章 恶作剧之吻 / 239

第六章 爱你是最美丽的伤口 / 249

第七章 把友情错看成爱情是她的错 / 259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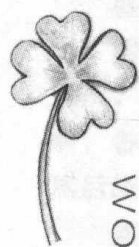
第八章 给不起的爱 / 266

第九章 请赐予我无限爱 / 274

第十章 想和你在一起的心很诚实 / 285

第十一章 非你莫属 / 29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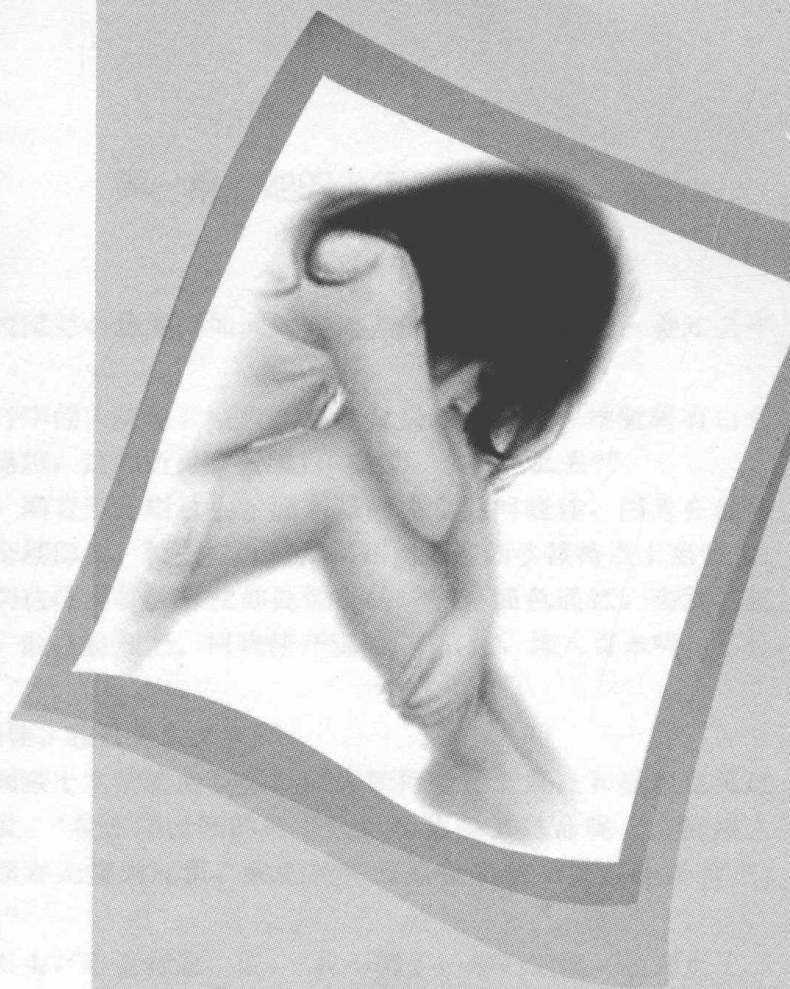
我在时光中等你



WO ZAI SHIGUANG ZHONG DENG NI

著

心字香



第一章 她的少年

九月的时候，校园总会热闹得如同摔在地上的锣，咣咣响好一会才会平静下来。

盛想跑在提着行李的人流里，空气闷热，日头晒得正旺，她觉得有白色亮眼的光晕在眼前盘旋，这时听见有人喊：“盛想，你干什么去？”

盛想顿下脚步，顺着声音望过去，原来是同寝室的柯晓佳，因为在校学生会文娱部当了一个副部长，被安排在校图书馆前的迎新生接待点上当苦力。

柯晓佳难得见到这位文静的舍友如此慌乱的样子：面色通红，头发因长时间的跑动都乱了，散在脸颊上。柯晓佳开玩笑：“盛想，练八百米呢，有什么急事？”

盛想微笑，“晓佳，我赶着去接人。”

同在值班的是同级土木学院的章亮，因为和柯晓佳交好，和盛想也见过几次，见她那样也说：“看你那慌张的样子还以为你是去逃命呢。去哪接人啊，各学院的新生都要先接到这里，我们接待点是进学校的第一个接待点，然后统一去办手续。”

盛想听了只是点头，心里着急，说：“我不聊了，你们忙吧，我先走了。”又跑起来，在人群中灵活得跟只兔子似的，见到缝隙就钻，没一会工夫就不见了人影。

柯晓佳连喊了两声“盛想”，她都没听见。柯晓佳对章亮抱怨：“我还想让她帮我买中午饭呢，跑得跟去投胎似的。”

章亮笑，“这话说的，学生会还能少你一顿饭？”章亮在学生会是秘书部部长，什么杂活都轮得到，订饭自然由他安排。

柯晓佳也笑，“你们给安排的快餐跟猪食差不多，你也好意思说。”章亮抱拳，“柯部长，嘴下留情。”

柯晓佳这才不说，只是疑惑，“盛想也不知道去接谁，也没听她说起过有认识的人来Z大读书啊。晚上再问她好了。”于是又去忙手头的新生信息登记表。

盛想连着跑了十来分钟，直到瞧见东湖对岸的专家楼，这才停下来，只觉得胸口闷得很，气喘不上来。盛想慢下步子往专家楼走去。专家楼常用来招待外头来的贵宾，盛想还没进去过。

到了楼下，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已经停在那里，李秘书在车边打电话，盛想吃惊不已，心里越发慌张。走到李秘书身边他刚好放下电话，盛想礼貌地鞠躬，“李叔叔，你好，林叔亲自送林迦来的吗？”

李秘书跟着林作言已经二十多年，为人谨慎可靠，十分严肃，对着盛想

倒是露出个淡淡的笑容，“没有，林书记太忙，简处长陪着林迦来的。在学校里逛了半圈，等会就走了。”

盛想跟着李秘书一起进楼，电梯被按上顶楼。电梯门是镜子的，盛想看到镜子里的自己穿着白色的T恤，洗多了带点黄，下面是七分的牛仔褲，脚上是一双沙滩凉鞋，虽然普通但十分干净，头发落了好些出来，脸红得过分。盛想赶紧拢了拢头发，又狠命憋了一口长气，这气才稍微不喘了。

盛想跟着李秘书出了电梯，发现整个七楼只有一个玉华厅，走到门口，美丽的服务员已经打开厅门，里面有人在说笑，有十多人。盛想也不看别人，径直走到简芳兰面前，恭敬地鞠躬，问好：“简姨好，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”

简芳兰见盛想半低着头，眼眸半垂，嘴角微抿，十分沉静的样子，亲热地握住她的手，“小想，阿姨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你了，你这孩子也真是的，你来省城读大学都两年多了，怎么不来阿姨家坐坐，是不是太见外了？你以前和小迦多要好啊，跟亲姐弟似的，现在也不联系了。小迦这孩子太不记情了，你对他那么好，他就记得你也是Z大的，连你什么学院都不知道，最后我没办法，让李秘书打电话问你爸爸才知道。”

盛想微笑着解释：“妈妈说简姨工作忙，让我来省城读书别老麻烦您。”莫淑芬在盛想来读大学前真是嘱咐过这么一句：“林家不是一般家庭，你不要经常去，来往太亲密反而不好。”

简芳兰说：“淑芬就是这样的脾气。”顿了顿又说：“简姨也不和你拐弯抹角了，小迦来这所学校读书，你在生活上多照顾他。你和小迦感情好，有你照顾，我比较放心。我本来想安排个人在学校照顾他，可是他不喜欢陌生人。”说着对林迦说：“你笑什么，在家舒服日子过惯了，在学校有什么事多麻烦盛想，她从小就对你好。”

盛想说：“简姨，您别这么说，您太客气了，都是我应该做的。”

林迦就坐在简芳兰左侧，他看盛想进来这么长时间，看都没看过他一眼，于是站起来，走到盛想身边，手自然地环住盛想的肩头，随意地说：“姐，以后你要对我好点。”

简芳兰听了笑道：“这话说的。连你爸爸都说过，你这宝贝，就是被盛想宝贝出来的，她还能不对你好？”又交代些进了大学好好学习之类的话，林迦不在意地听着，简芳兰笑着对坐在一旁的几个人说：“您看看现在的孩子，听母亲的话都不耐烦。”

盛想见多是西装革履的人，好几个不认识，只有罗校长因为在大型活动上远远地看过几次，所以认得，估计在座的都是学校的行政高层。

罗校长笑，简芳兰赞了几句Z大的环境，说：“罗校长，孩子我可就交给你们了，下午我还有个会议，就先走了。”

几个人站起来，林迦牵着盛想的手走在简芳兰身边，简芳兰见他们又像从前般亲密，觉得林迦到底是小孩心性，看不见就想不着，看见了又记起以

前的好来。简芳兰抱了下林迦，又拍了下盛想的手，盛想说：“简姨，您放心吧，我会照顾好林迦的。”

李秘书打开车门，简芳兰坐上车，又对盛想说：“你带着小迦走着回宿舍吧，也好让他早点熟悉环境。”

简芳兰从进校门到离开，也不过三十多分钟，确实是百忙之中特地抽空陪林迦来的。

盛想说：“好的。”对着合上的车门又规矩地鞠躬。

等简芳兰的黑色奥迪消失在视野里，罗校长与林迦寒暄了几句，就往行政中心走去。

林迦抓着盛想的手，一直都没放开过。太用力了，盛想有点吃痛，抬头看林迦，熟悉的眉眼褪去了稚气，长高了很多，以前比她要矮半个头，现在却需要她仰头看他，有点瘦，显得长身玉立。他是什么时候长高的，什么时候脸上褪去了所有的稚气，什么时候跳级，什么时候高考，什么时候考上了Z大，盛想都不知道。

林迦的眼睛生得极好，看人时眼角总带点温柔情意，只是目色幽深，让人看不出什么，盛想一时不知道该说点什么。

专家楼前有一排年岁长久的泡桐，在地上形成三三两两小块的树荫。盛想在树荫下静默了一会儿，努力语气自然地说：“小迦，你住在哪里，我陪你一起过去。”

林迦看着她颈后那白皙的皮肤上细小的茸毛在光线下幻化成淡金色，明明脸上还有红痕未退，可是却清爽得一点汗都没有。她就这么低着头，手放在他的手心里，人在他的身侧，眼睛的视线却避开他。

林迦笑着用手环住盛想的腰，“姐，你没别的问题问我吗？比如我的学业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我家里的事情啊，我什么时候跳级的啊。姐，你没有问题要问我吗？”他把脸放在盛想的肩窝，一如少时的亲密。

盛想身体有刹那的不自然，又不想突然挣开，只好笑着去拉林迦的手，解开这个拥抱，“我们先去宿舍好不好？”

林迦也笑，“姐，你怎么没有问题问我呢，毕竟我们都两年多没见面了。”

那口气听着真的很温柔，极其自然。盛想说：“你素来成绩就好，人缘又好，我没必要问的。”

林迦没说话，阳光正是毒辣的时候，他却觉得心底那点凉意一点点弥散开来。没必要问吗？没什么好问的吗？他倒是有许多问题想问，比如她为什么不告诉他在哪里读书，她为什么断了所有联系。

林迦拉着盛想的手往右边的大路走，盛想拦着他，“小迦，你公寓在哪里？我带你去，你才刚来别乱走。”

林迦看着盛想，觉得她一点都没变，还是墨黑的眼睛，沉静如水，嘴唇是粉色的，只有紧张的时候会抿起。她现在这样，是紧张吗？

林迦问：“你的脸怎么红得跟番茄似的？”说着伸手捏她的脸，盛想笑着避开，“不许捏。”接着又解释，“我不知道你来Z大读书，你妈妈突然打电话给我说让我来接一下，我担心让你妈妈久等，所以赶紧跑了过来。我怕迟了太不礼貌，我爸爸知道肯定会骂我的。”

盛想就是这样，并不是很爱说话，但别人问她什么，都会一本正经认真地说了好多，乖巧得跟在幼儿园被提问的孩子一样。

林迦笑了笑，那原本捏她脸颊的手搭在她肩上，也不放下来。盛想问：“是住北区宿舍还是南区宿舍？”

林迦答：“住玉泉公寓。”

“玉泉公寓。”盛想重复一遍。宿舍也是分档次的，北区中等，南区便宜些，玉泉公寓是公寓式的宿舍，有客厅什么的。说是有区别，三者之间的价格也就各级相差五百元，很多父母都希望孩子住得舒服点，但玉泉公寓只有十二幢楼，很难申请到。盛想问：“你自己申请的吗？住那里倒是环境好些。”

林迦摇头，“我没管，暑假去欧洲玩了，这两天才回来，估计是李秘书帮着办的，行李前几天也送到公寓去了。”

这么小的事情，居然是李秘书亲自办的，盛想知道林作言对林迦要求很高，但这样看重，还是感到些微诧异。

林迦搭着盛想肩膀走路，见她若有所思，问：“姐，我妈妈拜托你照顾我，你是不是不乐意啊？”

盛想吃惊地看他，“我当然愿意。”

回答得太快太急，盛想恨不得把舌头咬下来，懊恼地低着头。林迦心里有些高兴，看她耳朵微微发红，觉得甚是可爱。

说是公寓，其实并不是真正像家里一样的格局。屋子挺大，有八十多个平方，客厅、厨房、浴室都有，而且空间宽敞，没什么家具、电器，厨房只有管道煤气，客厅有一张餐桌和一台饮水机，浴室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，放了台半新的洗衣机。

相比较而言，卧室出奇的小，搁了两套上床下桌的家具，如果把凳子拉开，人就走不过去，卧室对着一个一米多宽的小阳台。

林迦是最晚报到的，只剩西向的一间卧室还空着，另两间都布置过了，人不在，估计出去了。

林迦皱着眉头绕了一圈，盛想安慰说：“这样挺好的，我们宿舍就这么放了六张床，阳台和浴室跟床一半那么小。”

林迦不信，“姐，怎么可能那么小？”

盛想说：“真是这样的，北区的房间就是少放了两张床，价钱比我们那贵了五百元呢。”

林迦看阳台的风吹进来都是热的，就去关阳台的门，关上又觉得闷热异常，也没看见有空调。

盛想看他们头上都是汗，从包里取出纸巾给他擦汗。林迦半低着头任她细细擦拭，嘴里不耐烦地说道：“姐，别擦了，一会还得流。这房间这么热，外面吹来的风都是热的，也不给装空调，我跟洗桑拿似的。”

盛想听他抱怨觉得好笑，忍不住弯了下眼睛。她真正开心的时候，眼睛会笑成两个月月亮，那微小的笑意就像闪耀的星光落在墨海里，亮得耀眼。

林迦低下头把身体的重量压在盛想的肩上，手臂环过盛想的背，把她抱在怀里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拥抱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。风还是很热，屋里还是闷得难受，林迦搂着盛想却不觉得热。

林迦想，是真的很想很想。

那么长的时间，想去拥抱的时候她不在，想去诉说的时候她不在，想念的时候打了那么多的电话找她，却完全联系不到她，她甚至不告诉他她在哪里读书。林迦心里陡地起了怒意，就像那时抓在手里的手机，一次次打电话找不到她的时候，恨不得把它摔烂了，更恨不得把盛想揪出来问她，为什么，为什么。

林迦又搂紧了几分，手上使了劲，束缚得盛想有点疼。

盛想记起林作言调任省里那年，林迦全家搬离小城。十岁的林迦抱着她不肯放手，抱得那么紧，都箍疼她了，她只好安慰林迦：“我每年都会去看你的。”林迦不肯，“不行，要每个月都来看我。”这怎么可能，她还是中学生，小城往省城需要两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来去一趟并不方便，她犹豫不决。林迦说：“要每个月都来。”那口气如同发号施令的国王，连素来严肃的林作言都笑了，说：“小迦，怎么这么说话，太不礼貌了。”林迦非常敬畏父亲，但又不肯让步，抓着盛想不肯上车，最后还是盛志国答应的：“好，小迦，我以后让小想每个月去看你一回。”林迦才肯放手。他深知盛想对约定是怎样看重，答应了就是答应了。盛想每个月会去看林迦，直到两年多前，约定终被废弃。

盛想的眸子在她想事情的时候会变深，笑的时候那点墨黑才会一点点被打散。盛想想起以前的事情，莫淑芬身体不好，盛志国除了工作都把精力放在照顾妻子身上。林作言在小城工作的那几年，他和简芳兰都忙，把林迦放在盛家照顾，盛想肩负了陪伴的任务。与其说盛想陪林迦，不如说林迦陪着家里寂寞的自己。

盛想伸手抱住林迦，他背上的肌肉十分结实，想必经常运动。有两年多完全断了联系，她心里头有点酸涩，不想吗，是真的很想很想。

她趴在林迦的肩上，闷闷地说：“小迦。”又放任地再叫了一次，“小迦。”她的声音并不动听，十分平常，说话软绵绵的，带点拖长的尾音。

林迦觉得堵在心里的那点怒气瞬间就不知所终了，自己都佩服自己的傻，可是又高兴，说：“姐。”

盛想应了一声，觉得这样有点傻，推他，“小迦，热死了，放手。”

林迦不肯放开，低头亲她的头发，感觉到盛想小小的瑟缩，眸子暗沉，

说：“姐，我很想你，你想不想我？”

盛想很想尽量状若无意地回一句“我也是”或者别的话语，但是想不起，也不敢说。

林迦嗅着头发去亲她的耳朵，盛想吓了一跳，“小迦，别闹。”

她长林迦三岁，林迦除了听林作言的话，最听她的话，这下却不理，又去亲她的脸颊。盛想心里惊慌，用力推开他，面上还带点红，说：“小迦，下次不许这样。”

林迦笑着说：“姐，你怎么了，我又没做什么，小时候你还爱亲我脸颊呢。”

盛想手心出汗，也笑着说：“小迦，都说了是小时候，我后来又不亲。”

林迦说：“可是你都让我亲的啊。”他们太要好，几乎都在一起，即使后来他到省城，盛想每次和他一起窝在房间里说说笑笑，高兴的时候林迦亲她的面颊，她都没有在意，只是觉得要好而已。

盛想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林迦看着盛想那样，眼眸里染了点冷意。

房门突然打开了，先进来一个紫色头发穿着十分时髦的男孩，他正对后面的人说话：“李悦，门别关了，一会还来人装空调。”后头李悦说了声好，也进门来。李悦长了张娃娃脸，眼睛很大，十分可爱。他一眼看见西向卧室里的盛想和林迦，喊了声：“你们好。”

紫色头发的男孩这才看见他们，兴高采烈地招呼：“你是林迦吧，我叫孟初一，他是李悦，我们俩是你舍友。”又跑到林迦的卧室里左看右看，“你还没收拾呢？宿舍的人都来齐了，你多出一张床可以放些杂物。”

李悦看着那超级自来熟的孟初一，翻了个可爱的白眼，没见过这么少根筋的人，没看见林迦那里两个人的表情很诡异吗？

盛想对孟初一和李悦说：“你们好，我叫盛想，是外语学院日语三年级的学生，算是你们师姐。我是林迦的姐姐，以后会经常来你们宿舍看林迦，希望你们好好相处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尽管说。”

李悦和孟初一齐声说：“师姐好。”又对着林迦说：“林迦，你有姐姐在学校里，太幸福了吧。”

林迦笑，盛想要收拾卧室，让他出去和舍友聊天。林迦坐到椅子上，和孟初一、李悦说话：“我还以为公寓条件会好点呢，连个沙发都没有。”

李悦笑笑，并不在意。孟初一抓着林迦的手，“同志啊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”

李悦说：“所以你就买了，没有和林迦商量过，自作主张。”李悦明明是娃娃脸，教训起人却理直气壮。

孟初一苦着脸，“林迦肯定会喜欢的，我选的是特别好看的。”

盛想听他们说话十分投契，时不时还有笑声传进来。他们三人居然各住了一间卧室，明明是很紧张的公寓房间，不免让人觉得奇怪。

盛想去浴室换抹布时见林迦笑得开心，眉目舒展，看见她就对她招手。盛想走近林迦身边，林迦手环着盛想的腰就把盛想往身上带，盛想没站稳坐在他腿上。林迦说：“姐，你来听听，他们俩说话跟唱双簧似的。”

李悦有些诧异地看着盛想和林迦，孟初一浑然不觉，说：“林迦，什么叫双簧啊，宿舍总共三个人，敢情你是观众啊？”

林迦笑，盛想觉得不自在，想找个借口起来。

有人敲门，原来是孟初一和李悦跑出去买了空调和沙发，超市送货上门。林迦走进卧室，拿了钱包，钱包里厚厚一沓，都是红色纸币，少说也有一万。盛想吃惊，问：“你怎么放这么多钱在身上？”盛想不买东西的时候，身上最多就五十元。

林迦看她一眼，“这又不多。”大致数了六十张递给孟初一，孟初一也不数，直接装在口袋里。

盛想看得有些不能适应，晚上回到宿舍和柯晓佳说起在玉泉公寓里的见闻，柯晓佳不屑一顾，说：“能住进公寓的不是有钱就是有权，那点钱他们当然不在乎了。”

盛想和柯晓佳在寝室关系最好，彼此也都是普通人家出身，有时候在街上看中一件T恤，会为了几块钱的价格磨个半天，这会儿不屑一顾得让盛想笑出声，“怎么，那点钱柯小姐也看不上眼？”

柯晓佳一本正经地回答：“本小姐当然看得上眼。”然后她破功笑了，没忍住那绷直的面容：“今天接新生的时候，有一户人家开着宝马来的，来了以后问我们哪里有卖床上用品，我就热情地说我们勤工俭学处有卖，三百六十元一套，你猜人家说什么？”

盛想摇头，“说什么？”

柯晓佳站起身，眼睛低斜45°，特别端着架子说：“这么便宜，怎么好用？”

盛想笑，柯晓佳气呼呼地坐下，“最后章亮陪他们去了百货，听说买了两千多的，你看看我们，睡的席子才二十五元，不是很舒服吗？”

本来聚精会神坐在电脑前看小说的文慧回头说：“人家是豌豆公主，你比得了吗？”

柯晓佳说：“人家是豌豆王子，当然比不了。”

那口气模仿得是一模一样，文慧扔了一包零食砸向柯晓佳。

柯晓佳笑呵呵地打开吃，问盛想：“你今天接谁呢？住玉泉那的？”

盛想说：“是我弟弟。”

柯晓佳说：“你不是独生子女吗？”

盛想说：“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弟弟。”

柯晓佳说：“我怎么没听你说起过，要好吗？”

文慧回头，“青梅竹马啊，是不是有八卦听？”

盛想笑，“他比我小。”文慧说：“你也才大三，就差两年。”盛想说：“他跳了一级，比我小三岁。”又对柯晓佳解释，“我爸爸以前帮他爸爸开车，后来他们家搬到了省城。”

那口气过于平淡，可能并不是很要好。文慧不八卦了才想起来，“对了，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了，让你打回去。”

盛想给盛志国打电话，盛志国问：“林迦是不是进了你们学校？林局今天去了吗？”他曾是林作言的司机，林作言当时还在小城当局长，后来平步青云，盛志国称林作言还是按着旧例，叫林局。

盛想仔细答了林迦的事情，又说：“林叔没来，简姨来了，让我好好照顾林迦。”

盛志国说：“那是一定的，你对林迦一定要好。”盛志国早年从部队转业，被安排做驾驶员，总觉得不得志，后来还是靠林作言转了国土局的工作。莫淑芬的身体不好，在厂里做工人，三班倒很是辛苦，是简芳兰帮忙换到了事业单位。

盛志国很是记情。

盛想连连答应，问了妈妈的身体，才挂了电话。

觉得烦闷，盛想去洗澡，听到文慧和柯晓佳在八卦，柯晓佳说：“听说今天来了位领导，校长他们都陪着参观校园了。”

盛想进了浴室，水哗哗地流，地砖很滑，她的拖鞋总是打滑，她脱了鞋子站在莲蓬头下淋浴，居然还听见外头两人在兴奋地讨论，说：“不会是高干子弟来咱们学校读书吧？”

盛想愣了一下，高干子弟吗？或许是吧。第一年她到省城来看林迦，只是觉得房子比从前大些，到后来，林迦家已经搬到市区非常安静的小区里，出租车开进去还要出示证件，两旁有大片的绿地，奢侈得不像是寸土寸金的省城，有专门的保姆和勤务兵，地上铺着热地板，脚一踩上去只觉得暖，没有很花哨的装潢，但那雅致高贵的感觉，连她都能感觉到那些纹理干净的木家具是多么典雅。林作言和简芳兰越来越忙，很少碰见，他们已经处于一个普通人无法接触到的高度，偶尔见到她，倒是十分欢迎。林迦小时候在水池里玩水，最后被同样是孩子的盛想救上来的。因为这样，对她特别的亲厚，但那种亲厚隔着越来越不熟悉的距离。

那栋楼里，好像只有林迦不变，还是和她那么亲近，还是让她那么喜爱。最后呢？

还以为可以避开。

第二章 如果我不听话你怎么办

林迦到Z大读书，好像对盛想没多大影响。盛想很少提及这个弟弟，她还是一样上课、上自习、回寝室，在柯晓佳和文慧眼里，与从前的生活是一点区别都没有。

盛想唯一的不同就是每天要抽时间去林迦的宿舍一趟，收拾房间、洗衣服之类的，有时顺带着会帮孟初一和李悦收衣服或晒被子。

一年级的课程安排得很满，盛想每次去都没有碰见过林迦，也没碰见过孟初一和李悦，大部分时候盛想过去，很像是趁主人不在时打扫卫生的钟点工。

孟初一和李悦也都是生活优裕的人家出身，房间每天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舒适得很，有时候衣服也被叠好放在床头，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。

晚上李悦对林迦说：“林迦，你碰见师姐就说一声，不用帮我们收拾了，我们多不好意思啊。”

孟初一拍林迦的肩头，一副感动的样子，“师姐太好了，我们托你的福。”

林迦看着整齐的公寓，无论怎么挑剔，都挑不出什么毛病，连床头都已经放好了第二天要穿的衣物。简芳兰说让她好好照顾他的生活，她倒是说到做到。

林迦笑里带了点讽刺，“你们不用和她客气，她爱干就让她干吧。本来就是来做保姆的。”

孟初一说：“林迦，你怎么这么说师姐啊？”

林迦说：“不是保姆是什么？我来Z大这么长时间了，她除了收拾房间，我们连面都没见过。”打电话到她宿舍，一般都是舍友接的，说是出去上课或者自习了。

李悦笑笑，娃娃脸可爱到招人，说：“你们不会吵架了吧，怎么这么说话？我说实在的，你姐对你挺好的，她都大三了，那么忙，还每天来帮你干这干那的，亲姐姐也不一定做得到。”

林迦没答话，忙，她当然忙，忙到恨不得两个人没有交集。林迦去拿孟初一的烟抽，说：“好吗？一点都不好。”又认真地说了一遍，“她对我一点都不好。”

孟初一听着他语气惆怅，倒是有些吃惊，看林迦面色不豫，也没再说下去，只问：“晚上没课，要不要去外面打球？”

他们去的是市中心的锦江新城会所的壁球馆。打了一个多小时，孟初一抱怨说累，李悦笑说：“你真是十九吗，不会是九十一吧？”

孟初一说：“你少说我一句会死啊，林迦，别理这装可爱的，咱们走。”

林迦笑着往外走，倒是没想到撞见邵峰他们。林作言有意把林迦往仕途上引，经常让他参加各种饭局，见得多了他也就有了自己的小圈子，多是某厅的儿子、某局的儿子、某总的儿子之类的，其中和邵峰几人走得最近。

林迦说：“怎么这么巧，你也来打球？”

邵峰说：“这是江吉的店啊，老说自己店里美女如云，我在会所里待了半天，一个美女都没瞧着。想着无聊，就过来打球。”

说完又拉他们三人回到开了的包间，里面热闹非凡，男男女女，打牌喝酒，孟初一最爱这样的场合，随便抓着空位就和人搭话，林迦和邵峰坐着喝酒，李悦笑着娃娃脸，打牌赢了不少钱。

这么闹到半夜，回到宿舍倒头就睡。林迦喝多了酒，头疼得厉害，已经入冬，阳台的风吹进来有点冷，他被冻得冰凉，却只是呆呆地看着窗外。

他从小成绩优异，样貌又出色，浸淫在那种家庭里，说话做事十分妥帖，心机也深，许多事情做起来不过是信手拈来。

没办法，林迦想，怎么会这么的没办法。

盛想这天到林迦宿舍，是上午十点多钟，这个时间林迦是有课的，可是进屋就闻见了好大一股酒味，等盛想看见林迦斜斜地躺在床上，被子胡乱盖了半身，手耷拉下床沿，脸色绯红，酒气浓重，顿时觉得哭笑不得。

盛想踩在椅子上喊林迦，对他说话：“你怎么不去上课？”林作言对林迦要求严格，无论怎么胡闹，学习成绩必须要好。

林迦抱怨说：“姐，我头疼。”委屈的样子，像是在诉苦。

盛想说：“你头疼难道还怪我不成？”口气淡淡，但还是伸出手帮他揉着太阳穴。大学男生喝酒是常事，但她并不喜欢林迦也迷上喝酒，问：“为什么喝酒？”

林迦说：“没为什么。”

这时他才睁开眼睛，眼角有憔悴懒散的痕迹，林迦认真地对着盛想，“姐，为什么不来看我？”

盛想说：“我每天都有来看你，只是你不在，我现在大三了，还要考虑以后是找工作还是考研，没什么时间。”

林迦用手盖住眼睛，只要是盛想说的话，他都是相信的，即便是谎言。要多凑巧才会次次都看不见人？

盛想问：“怎么了，头还疼吗？”

林迦笑着抓她的手，“姐，你亲我一下就不疼了，就亲一下。”

盛想也笑，抽回手跳下椅子，“要吃什么吗，我帮你买点。”

林迦摇头，“我想喝粥，你煮给我吃吧。”

盛想点头。

林迦又睡了一会，等闻着粥的香味才从床上下去，走到厨房，看到盛想